

展君勸譯

法國崩潰日記

此書係由法國著名作家
馬金爾所著，內容詳盡，
凡欲了解法國之歷史者，
不可不讀也。

商務印書館印行

25
614

張君勛譯

法
國
崩
潰
日
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第二次世界戰爭以來，國際事變之起，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何止一二數。一九三九年春，蘇與英法既磋商同盟矣，及乎八月下旬所發表者，非英法蘇同盟，而爲蘇德互不侵犯之約。此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一也。德波戰爭起，咸以爲波之抵抗雖不能甚久，然難則三月，長則半年，乃不及三星期，波竟失敗矣，蘇德竟其分波爾矣。此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二也。德波戰事既了，其停頓期間歷七八月之久，世人紛紛推測西歐大戰將起之地，或曰馬其諾線，或曰西方長城線；初以爲雙方之爭奪，必趨於此兩線之間。乃翌年五月，荷比被侵，德人繞道越過馬其諾線，而陷法之塞營，由此蟻穴之罅隙，演成千金之隄之大潰。德人移兵北向，包圍英國遠征軍三十萬，宰割比軍二十萬及法軍四軍，因而佛德蘭之戰結束，計其時日，不過二十日而已。此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三也。比境聯軍既消滅，德國集中大兵以攻擊巴黎，法國臨陣易帥，撤甘末林而代以魏剛。魏氏令比境之聯軍與索姆河之法軍主力以夾擊入法之德軍。孰知一九四〇年之英法聯軍遠非一九一四年般飛氏憑瑪恩河以阻德軍之比，距荷蘭屈服一月，距比軍投誠二十日，而巴黎終陷；視前次大戰，法軍支持四年之久者，不可以道里計。此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四也。自此以後，若意大利之參戰，若希

臘與南斯拉夫之被吞噬，若羅馬尼亞之入軸心範圍，此猶在人意料之中，不爲甚奇。其較令人訝然者，則一載以前德人爲避免東西兩戰場同時用兵計，曾與蘇訂互不侵犯之約；及乎法事既了，德人瞻念前途，知和平之期，如河清之難俟，乃起奪蘇資源以爲持久之念，於是德視互不侵犯之約如敝屣，而又與蘇起釁。或曰德人開闢東戰場之意，由於懼蘇兵力之終爲德患，或曰意在於奪蘇資源，或曰德之帝國主義意在驅蘇於烏拉山以東，以爲一勞永逸之計。此三說孰爲正確，殆未易定，然謂爲此三種動機兼而有之，殆無不可。此反乎預期而令人神魂不安者五也。方今全球之上，號爲五大洲，或爲山隔，或爲海阻，各國分立，初以爲對於他洲之事可以袖手旁觀。及乎大戰勝負稍見分曉，波荷比法相繼失敗，惡耗頻傳，乃令大西洋彼岸之美國爲之僂僂不安，一若英國失其海軍，即美洲之和平不能自保，於是美人漸變其中立觀念，而盡力於對英物資與軍火之援助。此時美人孤立之念猶未斷也，其所望者，物資之援助，足以挫折納粹德國之銳鋒。不料美人方榜徨於和戰之中，而日本插足中國領土五年之後，突向海上兩霸權之英美宣戰矣。此尤爲出人意表之事六也。今世界大戰已及四年，各事之反乎常人預想者，如此其多，其應現而尚未現者，獨爲日蘇間之關係，其停留於中立條約之規定歟，抑終歸戰爭之爆發歟！此世界上僅待觀察之驚聞，而令人拭目以俟之者。然其驚人程度，較之以上六事謂爲過乎後矣可焉。

雖然，以上六大事之中，若波蘭之必敗於德，軍事觀察家已早料及之，挪威荷比之無法敵

德，亦爲衆所見，希臘，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爲軸心所併，亦非事之甚奇者，其最令人咋舌而不知所對者，無過於法國之屈服！英軍三十萬雖盡喪於此，而抗德之心猶堅持不變。蘇人失地雖多，而雙方之勢均力敵，殆如五雀六燕之不易軒輊。何以法國號爲第一等陸軍國家，不及六星期之久而一敗塗地歟！此其所以然之故，不能不令人深思而熟考。豈惟今人所應深思熟考，即謂此事爲將來歷史家永遠窮究不盡之問題可也。

法國所以大敗於德之故，有軍事政治兩方面原因。吾人姑側重軍事言之：

法人此次作戰上所犯之錯誤，舉其主要者言之：第一、德人既繞越馬其諾防線入比，倘比人將賣士河上各橋盡毀，則德由比入法之大軍，尙不能即時遙湧而至。奈比人對於賣士特利支一橋，未及時破壞，德之坦克大炮源源而至，不獨比之阿爾勃運河之險爲德人所據，即法比之塞當與那慕爾線，亦爲德所衝入。此爲法人與英法比聯軍之所以致敗之大因一也。第二、法人非不知塞當與那慕爾線之重要，其全線軍力亦以此地爲軸心。不料守此線之司令高拉普將軍，於德軍攻入之日，身不在大本營中，其負責堅守此線之軍隊，亦尙未及趕到。此爲法人與英法比聯軍致敗之大因二也。第三、倘聯軍總司令甘末林氏早知塞當線之不守，不派法兵以援荷比，反將英比法聯軍撤至稍南之地，一如霞飛將軍將各軍撤至瑪恩河之故事，則德人雖能衝破塞當線，而法軍全線之聯繫尙能自保。乃甘氏自知塞當那慕爾線之攻破，猶冀幸德軍之不遽深入，一方面填補塞當之漏洞，一方面又派兵至比。孰料塞當線德之大隊人馬，一面北向於布

爾河以包圍英法比聯軍，空中有飛機，地上有坦克，二者之數，非英法所能與之抗衡；於是比軍先潰，英法聯軍繼之，而比王見德軍破竹之勢，望風而靡，英軍兩翼更覺虛空，終則被圍於沿海岸之地，棄甲曳兵而遁而已。此為法人與英法比聯軍致敗之大因三也。比軍二十萬盡為俘虜，英軍三十萬盡棄武器而遁，剩餘之法軍主力，因魏剛之任總司令，欲憑索姆河以圖阻德人之南下，然人數武器兩不如人，雖魏剛支持二十日之久，而卒亦不得不求和於敵矣。此為法人與英法比聯軍致敗之因四也。若夫巴黎既陷以後，馬奇諾防線之陷落，法西海岸之佔領，是為主力擊破後當然之結果，無俟深論矣。

以上四者為法方作戰之失敗，然軍事之敗也，不敗於臨時，而敗於平日。法人平日對於戰爭之觀念，與所以籌備其戰器者，亦自有其所以致敗之道。法人對於戰事之觀念，以為守強於攻，或曰守易攻難，或曰守勢之武器足以勝攻勢之武器，其所以深信守勢之學說者，以為攻人者步兵應多於敵人三倍，砲兵十倍，軍火十二倍，然後有制勝之法。自上次大戰中，凡爾登要塞之堅守，尤以增強其對於要塞效用之信念，而有馬其諾防線之建造，恃此要塞為防禦之用，自能從容實行動員，自能制敵之來攻，雖有飛機與坦克車，不足以勝步砲之連合作戰，此為法國軍人高級幹部一致之信念，證之事後經過，其為舛誤，無疑義矣。法人雖信守勢之學說，然非不知新武器之重要，若飛機，若坦克，自亦有所預備，然其所製備之數遠在德人之後，試舉一九四〇年五月雙方之新武器如下：

總 國

坦克車

〔二、〇〇〇或

三、六〇〇

法 國

一六、〇〇〇

飛機

〔一二、〇〇〇（一九三九年九月）

一、四〇〇

四〇、〇〇〇（一九四一年）

摩托化師七師團

三師團

飛機每月製造

〔三、〇〇〇或

三五〇

四、〇〇〇

由上表觀之，其相差約三四倍者為坦克車，相差約十倍者為飛機，其相差一倍以上者，為摩托化師，而飛機每月填補之數，相差至十倍之多，合二三月計之，可飽的差達二十倍。此武器數目上之懸隔，使法國各軍司令為之張皇失措。據聞因飛機炸彈之下投，法國各軍怨其自身之無備，竟有不守軍令，而自棄其所守陣地者。各師各軍既不遵守命令而擅自退卻，於是各師各軍互相間各求其所在地而不可得；師之與師，師之與軍，軍與大本營之間，均失連絡，而歸於大紛亂。不待戰剛之就任，在此之名軍固已如此。及乎戰剛就職，求各軍在法北境之連繫的陣線而不可得，乃自坐飛機以偵查各軍所在。總司令欲求作戰之指揮自如而不可得，尙何戰略之可

言乎？

況就德法兩方兵力之數量言之，開戰之日，法國軍額總額約有三十師，五十萬人，第一戰年之終，動員完成者可達一百師，而德國平日有常備軍五十四師，動員總數可達於一百六十師至三百師。故法國陸軍兵數，較之德國不過三分之一而已。貝當元帥於請求休戰時，報告法國陸軍之數目曰：一九一七年五月一日，距開戰時已三年，武裝之公民達於三、二八〇、〇〇〇人，此次戰爭開始時，計算武裝之公民，較一九一七年五月，尙差五十萬人。一九一八年五月英軍在法者有八十五師，而一九四〇年五月僅有十師。

武器與人數相差既已若是，假令全軍總司令得人，法之崩潰未必若是之速，然甘末林氏非其人也。甘氏爲法軍總司令，始於一九三五年，德之運兵萊茵河也，蘇台德區之交涉也，蘇法捷三國同盟之解散也，皆甘氏任內之事。此等外交之變局，亦卽爲軍事之失其平衡，乃事前甘氏未聞有何建議，事後亦不聞甘氏有何補救之法，故不謂爲甘氏之責任不可矣。然此等問題屬於外交範圍，與國際形勢相表裏，若盡舉之以歸罪於甘氏，自非事理之平。至於五月十日以後之戰事，則甘氏雖善自辨解，終無法自明矣。法人格勞（A. Gelland）氏嘗論甘氏曰：

「甘氏所奉者爲古典派三度之軍事世界，及其所遭逢者，爲四度五度之新軍事世界。此種閃電戰，予甘末林元帥絡繹不絕之驚慌。第一事爲此人不能堅守阿爾勃連河。此日晨戰未了之際，敵人已在賣士特利支渡過賣士河，同時在賣士特利支與哈塞爾特間渡過阿爾勃連

河，且佔領列日要塞之一部分。次日德人經高山與森林地之阿頓納而達塞爾與蒙美第。第二日德人又在第農與塞當之間渡過羅士（即賢士）河。此處爲法軍之軸心所在，因此大受威脅。第三日獲有此種成績之德軍，仍另執行一種新任務。非徒恃其飛機與坦克，以衝破敵人之前線，同時賴其摩托化部隊，毀壞敵人之後方線，交通線，與軍民之銳氣。比軍既因阿爾勃運河之不守，而陷於紛亂，其入比之英法援軍，既無正常作戰命令，又無充分之預備隊，以克盡其應盡之職，於是混亂之上，加以混亂，聯軍陷於如潮而至之難民與散兵之中，竟至寸步難行。

「英法軍於比京於羅文於那慕爾及第農間之作戰非不得力。其在聖脫隆（St. Trond）之戰，共計裝甲師三四師，英法機械化部隊亦加入其中，可謂爲光榮之一頁。然此等成績，於事無補，何也，十二日與十三日高拉普將軍所統率之第九軍爲德所敗而不成軍矣。於是德軍演爲形，且於八日之內推廣及於阿勃維爾，而援比之英法將領如勃蘭夏德，如高特（Gort），如季洛特，皆陷於重圍之中，除退卻外，無他途矣。」

上文所云，乃五月十日後數日以內，法軍陷於不可收拾之局，甘氏其有所知乎，無所知乎？格勞氏爲吾人作答曰：

「聯軍一敗塗地之甚，甘氏於五月十五日晚，方有所見。在十五日以前，彼認爲各事尚有可補救之法。卽此一點，可見甘氏對於戰局認識之錯誤爲何如。是日午後，適有國防委員

會開會，彼乃恍然有覺，且以至嚴重之語氣，通告達拉第氏。

「戰爭之第六日，此至莊嚴之軍事首領甘氏，如佛教之釋迦牟尼，乃自認已爲敵所敗矣。彼所系繼之軍事統系之富於呆板性者，至此日甘氏眼中觀之，乃始知其無用矣。法國軍事上各種佈置，若電光照耀之下，一切俱在甘氏目前。馬其諾防線之但有呆板的強力，而缺乏深度與伸縮性也，甘氏亦認爲失算之一種。全線只有或存或亡之兩途，決無修補，移動，或改造之可能矣。」

五月十九日，甘氏去而魏剛氏代之，欲藉索姆河爲遏阻敵人進攻之計，然大勢既去，末由挽回矣。

法號爲強國，於自己國力殘破之餘，不顧其同盟之義務而卒至屈膝求和。在英爲失一盟國，並失其大陸上抗德之根據。幸也英爲島國，海水爲其天然屏障，德人無法飛渡海峽，而佔領三島之地，否則德人統一西歐之計，殆將實現，而戰爭或將結束矣乎。

然戰事之失敗果由甘氏獨負其責歟？曰是不然。軍事之整備與否，繫乎政治，政治不良，軍事家雖欲貫徹其主張而不可得；故謂軍事之不整，政治家不能不分負其責可矣。法國七八年來柄政之人如達拉第，如雷諾，如其他爲內閣總理之人，無一人不應負責，甚至法國之全部政治制度亦宜分任其責。此則近年法之作家如莫洛亞之『法國悲劇』，如西蒙納之『法之瀾賊者』，皆已詳敘此輩政治家之罪過，本序中存之而不論可矣。

觀吾國近年之國際關係而深有感者，世人每日國際間所以相處相安者，特有信義有條約。然自九一八以迄於第二大戰，所謂信義何在，所謂條約效力何在？中國與阿比西尼亞何一非國際聯盟之會員，其領土完整爲盟約所保證；然滿洲則爲人所攫矣，阿比西尼亞竟以法意之通謀而亡矣。所謂條約與信義何在？捷克問題之始起也，德人所爭者曰蘇台德區，蘇台德區以外，初無必取之意；然不及數月，竟併捷克與南斯拉夫爲其保護國。慕尼黑會議中之四強，保證蘇台德區割讓以後之捷克完整之言，棄之如敝屣矣。所謂條約與信義安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蘇德訂互不侵犯之約，德之所以訂此約者，爲打破英法蘇包圍之計，蘇之所以與德和好者，亦以不願隨英法之後，陷入於戰局之中，其後蘇德間亦常信使往還，杯酒言歡。然德人不感蘇人中立之厚惠，及法國殘破之餘，與蘇啓釁，所謂條約與信義者不過如是。甚至號爲同盟之國，固有所謂援助之義務，然亦視地理之形便如何，本國之實力如何。英之與波，同盟之國也，然一處東歐，一處北海，援兵之派遣，殆不可能，不獨英人藉口於實力之不足也，即令足矣，試問波蘭處大兵壓境之下，英其何以救之。英人非無守約之心，奈心有餘而力不足何，所謂條約與信義者又不過如是。甚至英法兩國，第一次大戰之中，嘗共患難矣，迄於戰後，兩國之和好亦垂二十年。此次戰起之後，又有兩國不得單獨媾和之協定，然索姆防線既不守，雖以雷氏爲主戰之人，亦不得不與邱吉爾討論法國義務解除之法，終以貝當內閣之成立，置英法盟約於不顧。可知一強一弱之間，條約之不足恃，如中日、意阿、或德波間者無論矣。

與他國爲第一等國之間，其守信與否，亦以國家實力之存在與否爲前提，實力不存，雖欲守約亦不可得，則他國間之所謂條約與信義，又不過如是。就今日國際關係言之，各國之所賴以自存者，不在同盟，不在條約，獨有其自身國力爲最可恃，此又此次戰起前後最深切著明之教訓也。

法蘭西之爲國，自路易十四世迄於今日，約有二百三十年之久，其間盛衰起伏，原非一次。路易十四世十五世，略類於清代之乾嘉二帝，迄於路易十六，則爲結束清代之宣統，而革命起矣。然法之革命時代，拿破崙嘗建武功，恢復國力，臣服歐洲弱小，號爲金歐霸主，英與俄普慶典之戰，而後拿破崙卒竄逐於荒島之上，是時法之國威，無損焉。及俾斯麥統一德意志，與拿破崙三世兩不相下，而有普法之戰，法軍雖敗，第三共和終成，不及數年，對普賠款清償之後，法之爲獨立國自若矣。及第一次大戰之勝利，法人復一八七〇年之仇。一九一八之後，法國煥赫一世，執歐洲之牛耳。然自希氏登臺之後之七八年間，法入事事落後，且不以德之蒸蒸日上爲意，可謂一則黷軍經武，一則文恬武嬉，此次之大創，其近因實在於此。今後將復興如一八七〇年之後乎？其一敗不振，而不可收拾乎？惟有留待將來事實之證明矣。

法號爲世界強國，竟於六星期之內，不能自保其國矣，條約義務背棄矣，國土爲人所佔過半矣，第三共和之傳統放棄矣，法國大革命時代自由平等博愛之三原則廢，而以工作，家庭，國家三事代之矣。夫獨立之國，以戰敗之故，而隨人俯仰如是，法人之所以爲獨立國，笛卡兒

以來所以領導世界者，掃地以盡。世事之可悲，寧有過此，吾所以讀阿姆斯特脫朗之文，而感不絕於予心也。

讀阿氏此文者，對法軍塞當線之不守，英法聯軍之倉皇遁走，孰能無荷墜肥水之役，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乎？

法都之一再遷移，由巴黎而都爾，而波爾多，而維希，孰能無宋高宗由濟而揚而明而越之感乎？其屈膝求和，由於其銳氣之已盡，其放棄大革命以來之傳統，所以阿附希氏，以求倖存。

昔人有言，數百年養之而不足，一朝毀之而有餘，正十餘年來之法國之謂。嗚呼，世之欲求國家盛衰存亡之故者，若平日國防之無備，若政治家意見之分歧，若總司令之不得其人，若國際條約之不足恃，何一不可以法之崩潰爲前車之鑑乎？

民國三十一年對日抗戰之第六年第二大戰之第四年九月張君勸諫

例言

一、譯者正搜集第二次世界戰事之史料，得阿姆斯特朗此文。我以酷好之故，特先將此文譯出，並饗世之同好者。

二、此文既譯成，見讀書通訊五十四期左君景權所譯美政治學者羅傑氏一文，亦謂阿氏直至巴黎陷落爲止，常有人供給以法國情報，故此文所記，較之其他法國作家所寫，更爲可信，而能動人。再美國舒曼教授，亦盛稱此文，爲極可讚賞之軍事外交發展日記，則此文之動人心絃，可以想見。

三、地名之通行者，一依亞光輿地學社所印行之袖珍世界詳圖。人名習見者，依中央通訊社所譯。其他地名人名之不經見者則隨意譯出。

四、此第二世界戰事之教訓，感人深切，遠在第一世界戰事之上。我之所以譯此文者，無非希望國人多得一點教訓。國中青年學子倘能從事於此種文字之翻譯，尤爲盼禱。

目錄

序

例言

第一節 德國侵入荷比

五月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第二節 荷比之潰敗

五月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第三節 佛蘭德戰役

五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六月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第四節 索姆河戰役

六月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第五節 法國政府移至都爾

六月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目錄

三

二

三

四

五

第六節 法國請求休戰

六四

六月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第七節 法國與德意休戰

八〇

六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第八節 所謂和平

一〇五

法國崩潰日記

五月十日（一九四〇）希特勒派兵侵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其所以預定此日，自有理由。德將侵犯此諸國之警報，雖傳聞已屢，然英法兩方之處境，均無可以立刻還手之法，以兩國之中又適逢內閣風潮。

四月九日希氏占領丹麥立侵挪威，為時雖已一月之久，然德國尚未獲絕對的成功。英之遠征軍尙遠據那爾維克港。英之大部陸軍，並在挪威海岸各地登陸，惟法波軍隊之隨行者，則已被迫而退卻。英國之人民，報紙與國會，在五月之七日、八日、九日正忙於討論聯合國失敗之責任問題。英國內部之政爭至劇，雖處於德國侵入荷比之危局下，張伯倫自覺非辭首相之職不可，英王乃請邱吉爾組織新閣。

法國亦因挪威問題，引起閣潮，唯未至於表面化。法內閣總理雷諾氏，亦以法在挪威作戰方略為憂，決定以他人代甘末林為法軍總司令。此易帥問題，更增加雷氏與達拉第氏積年之仇恨，以達拉第氏始終為相護甘氏之人故也。兩方關於易帥問題，持之甚堅，雷氏於五月九日午後提此問題於閣議席上，達氏曰：苟易甘氏，渠與之同進退，雷氏曰苟甘氏不去，渠得自辭。雙方爭辯後，內閣散會，各閣員心中羣以為明日始將明白決定，或者新內閣因之出現。

惟十日之清晨未屆，希氏已開始攻擊。法內閣暫置易帥問題，以正處緊急之日，不宜臨